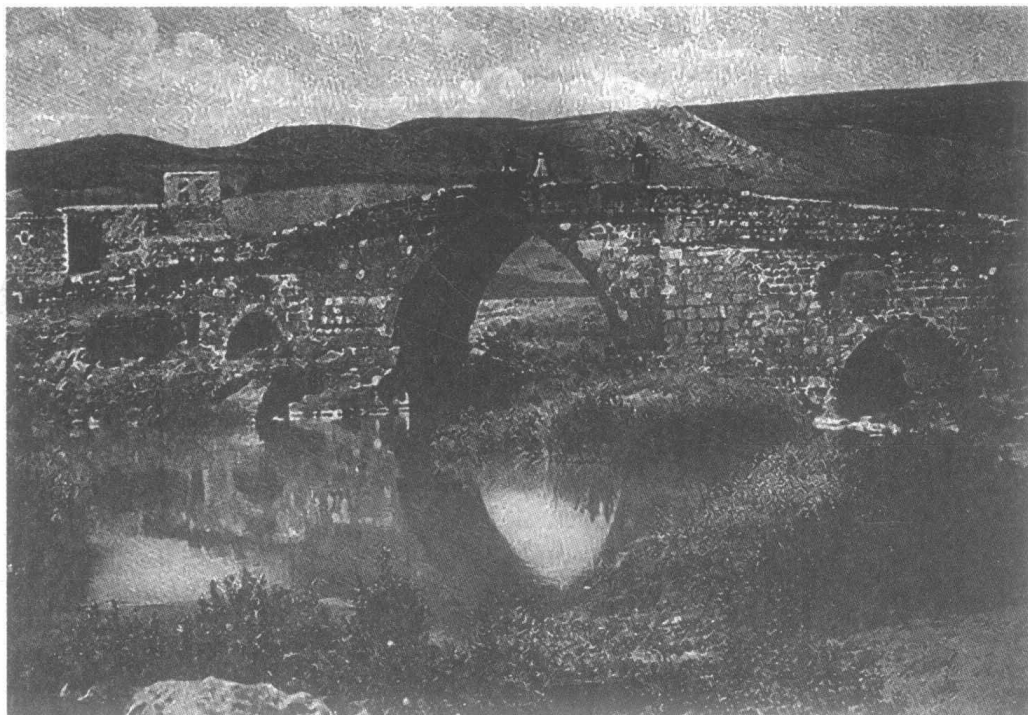




人们会对所有这一切感到吃惊，因为美丽已经渺无遗迹，背也驼了，所有一切记忆、享乐、一个名叫叶尔孤白的男人的三个女儿的躯体所带来的一个个亲昵美好的夜晚也已经烟消云散、枯萎凋谢。然而，关于她们曾经如何美丽动人、关于她们的许多秘密的言谈仍然像旷野上的马匹或是高阔的天空中无拘无束的云朵那样在四处游散……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又改变了什么，她们都曾在桥旁住过，而那桥的名字也从此被称作叶尔孤白女儿桥！

女儿桥

〔巴勒斯坦〕哈桑·哈米德 著
林丰民 陈春霞 译



女儿桥

〔巴勒斯坦〕哈桑·哈米德 著
林丰民 陈春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儿桥 / (巴勒) 哈桑·哈密德著; 林丰民, 陈春霞译.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075-4978-2

I. ①女… II. ①哈… ②林… ③陈… III. ①中篇小说 - 巴勒斯坦 - 现代 IV. ①I38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2231号

女儿桥

NÜ'ER QIAO

作 者:〔巴勒斯坦〕哈桑·哈密德

译 者:林丰民 陈春霞

策 划:杨 平

责任编辑:胡慧华 南 洋

特邀编辑:王 秀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silkroadlibrary@qq.com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7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6.5

字 数:120千字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978-2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جسر بنات يعقوب

حسن حميد

特别说明

这本书从祖上传到我手里隔了十三代。由于偶然的机，人们在我第十四代爷爷的书柜里发现了这本书。这位爷爷是著名的学者，名叫伊勒雅斯·沙曼祖理，生活在十三世纪的马穆鲁克时代。

书中记载的是移民叶尔孤白和他女儿们的历史事迹。他们居住在靠近舍马绥奈村横跨约旦河的一座桥附近。这座桥后来就叫叶尔孤白女儿桥（其中的原因我们后面将会知道）。村里的乡亲们说阿拉米语。村东南是塔卜理亚村，以其宽广的湖面、温暖的气候和性情温和的村民而闻名。

当被问及是谁记录了这本书时，没有一个祖先能肯定地回答是沙曼祖理爷爷——那位著名的学者亲笔写下了叶尔孤白和他的女儿们的生平。所以，比较好的说法是我们祖先中的一个爷爷记录了这些生平，而我们的沙曼祖理爷爷的功劳就在于保存了它，使之免遭丢失、散佚及时光的侵蚀。

书到了我手里以后，我做了很多工作。对叶尔孤白和他女儿们的事迹做了删改和修订，首先因为其中的细节烦琐，事情很怪异，令人惊讶；其次是因为里头有很多令人茫然、令人惊讶的性冒险。当我完成了我的

目标以后，我发现自己把故事全都破坏了，我毁坏了它精细的结构，使之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美感。于是，我回过头来，又对故事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第十轮的工作，每当我达到结尾的时候，我像读者一样复习一遍，发现原始的版本是最美的、最绮丽的、最有价值的、也是最引人入胜的。我的工作使作品的内部建构受到了动摇。因此，过了很多年以后，经过了很大的努力，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和长篇的对话之后，我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原封不动、一字不漏地发表这个故事，保留它的完整，保留所有的细节，保留页边的空白、注释和附加的意见。

今天，我将叶尔孤白和他女儿们的故事完整地发表出来，我想肯定的是，我没有往故事中加入一个字母，我把它拿出来样子，正如它到了我手里时的样子。它是通过我爷爷伊勒雅斯·沙曼祖理（愿安拉怜悯他！喜爱他！）传到我这里的。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东西，能读书，会写字，以至于后来阅读和写作成为我们的一种职业，我们也因此被人们所熟知，这些功劳都要归于他。

我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也是我完全满意的一件事，是将我爷爷在附件里所推崇的内容提前录入书的前部分。因为我相信，如果把它留在书的末尾，就起不到预期的效果。这个附件，它不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概括，不是一种结果，也不是一种领悟，而是对后来所要来临的各种事情、将要发生的突发事件和人们夜间产生并期待成为现实的种种梦想和兴致的一种铺垫。而这种铺垫不会破坏事件现场的生动性，也不会损害情节展开的壮丽和完美，不会时间未到就揭开人物温和或凶残的性格。这样的一种铺垫有很多模棱两可的东西，有很多的对话，为词汇充分表达意义做了很多努力。这样的一种铺垫所努力要达到的意义，不仅发生在叙述开始之前，也发生在结束之后。

目录

001

- 一 修道院和修道士 / 001
- 二 汉纳：禁忌的苦果 / 009
- 三 修女们 / 027
 - 玛丽娅 / 025
 - 索菲娅 / 040
 - 玛尔佳娜 / 049
- 第一卷 牺牲·一 / 059
- 第二卷 牺牲·二 / 077
- 第三卷 复元 / 103
- 第四卷 亲戚 / 119
- 第五卷 浴泉 / 135
- 第六卷 墙 / 151
- 第七卷 恸哭 / 169
- 第八卷 同意 / 193
- 第九卷 心情愉快的一天 / 207

第十卷 火 焰 / 231

第十一卷 大拿叶尔孤白 / 239

第十二卷 叶尔孤白之死 / 245

第十三卷 胎 儿 / 249

第三卷 复元

远远地，在叶尔孤白和他的大女儿眼前呈现出舍马绥奈村鳞次栉比的房屋，分布在一片宽敞的土地上，方位错落有致，各个不同，高度适中，颜色呈灰色，块块石料上边都有河水浸过的白渍，房屋被带刺的酸枣树枝做成的宽宽的篱笆围着，那道道篱笆谢绝着行人的通过。房屋总是相对着，一些大户的房子四面铺展开来，中间夹杂着高大的鸡纳树、菩提和白杨，独门大院在花草树木的绿叶长起来以后就显得很荒凉。房屋无论入口、篱笆、门，还是窗户、屋顶和纳凉的石台都是相仿的。石台傍晚很凉爽，因而在日落时分或稍晚一些的时候总是挤满了人，村民们在上边扯谈劳作的辛苦，传布奇闻逸事、神话传说，追忆往事，在石台上对儿女谆谆教导，还在上边达成交易。在灯光或是月光照耀下的石台上边儿，村民们一代代传述着祖祖辈辈的历史！

远处舍马绥奈村的房屋在叶尔孤白和他女儿眼前显得宁静而安详，一些孩童穿梭其间跑来跑去玩耍得正欢，还有一些牲口在四处游荡觅食。叶尔孤白和女儿交流着路边所见，没过多久叶尔孤白就在女儿面前显出很疲惫的样子。当女儿问出一连串令他心里感到忐忑不安、为难和生气的问题时，叶尔孤白没有回答。他在交代了女儿好几次叫她

以后不再问这些问题之后，开始厉声呵斥女儿要她住嘴，好让自己不用再费劲儿地去寻找或许女儿并不会满意的答案！接着他又变换口吻，不再那么激动和情绪化，他劝女儿欣赏欣赏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如树的挺拔和葱郁，享受享受树荫的清凉和微风的甜美，说她是个女孩儿，是个美丽的女孩儿，女孩儿就该细腻一些、温柔一些，看一看、描述描述，不该问来问去地烦人！然而问题并未就此结束。叶尔孤白也没有再发脾气，因为姑娘问的是沿途看到的一些树、植物，还有他们一路经过的山丘、泉源的称呼和一些墓碑、岩石的叫法，甚至远处举目可见的一些村落的名字。叶尔孤白没有回答。他嘟嘟囔囔地吸吸鼻子，嘀咕着什么，似乎是在使自己平静下来，也让女儿不要再费劲啰唆了。女儿却什么也没听见，只听到父亲一个劲儿地说：

过一阵子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我的女儿。耐心等等，别叫这些问题弄得这么累！

父亲变着法子地让女儿安静下来，别再发问，女儿几句话回绝得他差点儿头都裂掉：

这些地方、植物和树都是咱们这儿的，咱们怎么会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呢？！

女儿越来越执拗，就好像一把刀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一道渠：

我们都不知道它们，它们又怎么会是我们这儿的呢？！

怎么回答!

父女俩顿时都沉默下来，只显出叶尔孤白的呼吸和两人的步点落在道上的声音。接着问题又一个个地冒出来，引导着他在小径上行进。然而小径却似乎在一点点吞噬父亲的高度，或者，是他饱经沧桑的模样使得他太不显眼了，因此，女儿将她的这种隐痛含蓄地藏在对父亲的问题中：

爸爸，您在那些村里人面前的时候怎么都不收拾收拾?!

父亲回答——就好像终于触开了话匣子：

我不想他们都来吃我，女儿!

她问道：

怎么会?

父亲说：

因为我这副模样对他们永远只会有好处!

女儿又重复同样的问题：

怎么会?

叶尔孤白回答：

因为他们都是冲动的人，看到什么就学什么！

沉默半晌，叶尔孤白又添了一句：

不久你就会明白的！

为使女儿罢口，叶尔孤白开始海聊他的祖父，那是个问问题问得多到人们都无法忍受的人，他总是不停地问，问得很多地方都烦他，时间也再也受不了他了，时间向主抱怨，主便掐下他生命之树的叶子，转眼他就被弄到了主那儿，并被抛到第一重天上。主对他说：爬吧，执拗的急性子。祖父在没有梯子也没有天神佑助的情况下开始朝着高高的天庭爬呀爬，然而漫长而疲惫的攀爬并没有使祖父到达天界的第二重，而且根本没靠近一星半点儿。祖父仍然持续不懈地爬着，后来感动了第一重天祭司的儿子，他劝说父亲，让父亲在第一重天天神那儿说说情，以解除对祖父的酷刑和折磨。然后，他又请求第二重天的天神让祖父能轻而易举、不费什么劲儿地爬上去。就这样祖父到了第七重天——即主的宝座那里。在那里，第七重天的天神柔声劝说主，让他宽恕祖父，把祖父的灵魂捉来，投到冥界里去。但这时候主在高高的天界看到一些人正因为祖父所问的问题而犯着这样那样的过错和罪孽，比如说祖父问道：

如果你把你的两眼挖掉，流出来的是乳汁还是血呢？让我们试试吧！

如果你咬孕妇的心一口，胎儿是不是会先叫呢？试试！

主没应七重天天神的请求，而是马上命令把祖父吊在一个木钉上，木钉每一天都从祖父的身上吸收营养，祖父的身体很快又会修复那些由木钉引起的创口。

叶尔孤白沉默了，女儿倒吸了一口冷气，在时不时地会抛出几句类似为什么、怎么样、是不是……之类追问的话之后，她真的感觉自己问得够多的了。

叶尔孤白说完祖父的故事时，他已来到一棵高大的西洋李树的树荫下、拐弯拐了一半儿的地方，突然，叶尔孤白所说的话仿佛在女儿的脑子里筑了巢似的，她从后边猛地趴倒在父亲身上，弄得他也跌了下去。两人一个叠在另一个身上，刚摔下去，一个老妇人就朝他们俩叫喊起来。那老妇人高高的个子，瘦得像根竹棍一般，拄着一根长过她身高的手杖，一身黑衣服，脸又长又枯干，白色的头发披散下来就像剪下的羊毛。她靠在一块儿灰色的石头上，旁边是那棵上边筑了鸟巢的西洋李。她看着恭敬而惶恐地站在那儿的叶尔孤白和他的女儿，他们连那些覆在衣服上的尘土都没顾得及用手去掸一下，转身向着老妇人走来。他们畏畏缩缩的，就好像是在看一个瞬间来到世间的女巫。老人没做什么开场白直接恶狠狠地问叶尔孤白道：

你是不是用一头驴子做牺牲了，叶尔孤白？！

老人说话的时候脸蒙得很死，蒙布上没有空，也没有缝儿，叶尔孤白支支吾吾，因为不知该怎么回答而显得窘迫不堪！他蜡黄蜡黄的脸

上一对眼珠子紧张而狼狈地转来转去，舌头在嘴里直打转，想多积攒点儿口水酝酿酝酿将要说出的话，把话给润出来。他磕磕巴巴，踌躇不知该如何回答，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时老人已经露出脸来。黑隆隆的夜里老人清晰可见，她知道他是叶尔孤白，那他说点儿什么呢？他就这么一直畏畏缩缩地任她指责，没说一言半语。她没有叨唠，只加了一句：

你用一头驴子来做牺牲，叶尔孤白！

老人没向着叶尔孤白走过去，也没将目光从他那儿移开，一直等着他说点儿什么。似乎对问题的重复救了他，由此他迸出一句：

我太懦弱，老妈妈！

老人退到他后边：

你懦弱，叶尔孤白，你是这条路上的第一人！

叶尔孤白喃喃地说着什么，女儿在背后紧紧地挨着他，几乎要钻到他的衣服里去：

我的女儿们压弯了我的腰，老妈妈，除了驴，我的面前没有别的了！

老人出乎意料地朝叶尔孤白走过来，她用手杖戳得叶尔孤白晃来晃去：

你为什么不用你女儿中的一个来做牺牲呢？

接着，她又说道：

我把你手臂的哪里弄断啦，我把你的哪只眼睛挖掉啦，我把你的哪只腿砍断啦？

老人的声音越来越高，朝着他喊道：

主啊，叶尔孤白啊！

叶尔孤白像突然获得了解放，说道：

我的牺牲已经被接受了，老妈妈！为了它能被接受，我满怀希望、带着一颗乞求宽恕的心守护着它直到清晨！

女儿在叶尔孤白身后面色发黄，越来越紧张，茫然不知所措。每当老人一用那带着节的长拄杖戳着她的父亲时，她就会心惊胆战地跟着跳起来。她同她的父亲一样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老人转身离去前命叶尔孤白：

牺牲就是牺牲，叶尔孤白。主会宽限你几日，你现在应该用吉利的油而不是土将驴

血掩盖掉！

叶尔孤白向她点头表示遵从。老人也赞许地点了点头。这点头不是令他们安心起来，倒是让他们感到更加恐惧了。老人又说了一句：

快，到榨油坊取油去吧，来，让我为了
你而祝福它吧！

老人渐渐走远，叶尔孤白和女儿还在紧张地缩成一团。当他们知道自己仍完好无缺时，就又展开步子向着村里走去。然而老人那指令一般的声音却追着他们而来：

把油给我拿到家里去吧，茉黛特！

她给茉黛特一指，一间隐没在西洋李和筱悬木丛中的茅屋便出现在眼前。叶尔孤白的女儿久久地、惊惧地点着头，说道：

遵命，老妈妈，遵命！

叶尔孤白的女儿在父亲身后朝那位老妇人看去，只见她突然间消失在树丛中，就如同她突然出现在父女俩面前时一样！

后来在路上，茉黛特问父亲关于这个老妇人的情况，她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使得她要干涉他们的事儿？她又是怎样知道他俩的名字的？谁告诉她关于牺牲的事儿的？为什么她希望他用油而不是用土将驴的血覆盖？油吉利不吉利跟她又有什么关系？难道她干涉他们的事儿是出于他们利益的考虑？茉黛特一连问了许多问题，叶尔孤白只回答了